

是道光进士，任编修，官御史，当过刑部左侍郎，有诗名，是著名的禁烟派人物。他在道光二十八年《肆雅诗抄》序中说：欲使良金美玉不为泥沙所掩，则人知宝贵耳，读竟得叠大作韵诗一首：

桃潭有客驻游骖，一别桃花空碧潭。

千古高吟惟太白，万家酒店尚江南。

豪情忆尔青藜健，况味聊口口读口。

口口黄山口十六，何时云鹤对清谈。

此诗虽有脱字，但仍可看出两人的友情之深，并且黄爵滋对翟廷珍的诗以李白相比，可见是很看重的。另外，根据翟廷珍《肆雅诗抄》自序知道，他的诗曾由黄爵滋所编《国朝诗集》所采选。

总起来说，泥活字本的《修业堂集》，不仅为版本学提供了证据和史料，而且他的诗文本身也具有文学价值，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。

1982年7月15日

## 石印术道光时即已传入我国说

张 秀 民

过去读到西方石印术传入我国者，无不异口同声地说是在清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首先采用它来印天主教宣传品。直至最近一两年出版的著作，仍沿用此说法。考此说来源于1928年贺圣鼐《中国印刷术沿革史略》<sup>①</sup>，及1933年贺氏与赖彦于《近代印刷术》一书。但是这个光绪二年说，与事实

不符，殊有订正之必要。

英国教会印工麦都思(W. H. Medhurst 1796-1857)在巴塔维亚(今印尼首都雅加达)采用石印印中文书，随后在澳门设立一个印刷所，1838年麦氏在伦敦出版的《中国》一书中，列举了1833-1835年的石印本书，附录二并有广州与马六甲(今马来西亚)印本书目。又当时居住在广州的美国最早的基督教(新教)传教士之一卫三畏博士，在1833年说：“上季一个石印所开设在广州，我们高兴的知道它是成功的在运行<sup>②</sup>。可知鸦片战争前夕广州、澳门已都有石印所。

中国人第一个学会石印术的是著名广东印工梁阿发(又作梁亚发，即梁发)的徒弟屈亚昂(即屈昂)。屈亚昂与其子亚熙均为刻工，自1831年起亚昂受雇于伦敦教会，屈氏父子因与梁阿发同为洋人刊刻洋书，道光十五年(1835)广东总督邓廷桢捕获屈亚熙，按律“以杖徒”处罚。而其父亚昂与梁阿发则一同逃往马六甲。屈亚昂曾在澳门马礼逊(Rev. Robert Morrison)处受洗礼，与梁阿发均为最早的新教徒。亚昂向马礼逊的长子马儒翰(即约翰)学习石印术，常在澳门印刷许多一面经文一面图画的面道宣传品，成为中国最早学会石印的工人。马礼逊是被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传基督教的第一个英国传教士，任东印度公司的秘书和译员，受英国政府直接津贴，为英国侵略政策的执行人。马礼逊在回顾他来华二十五年的工作时，很满意地说：“我现在看到我的工作的成效了，我用印书的方法，已经把真理传得广而且远，亚昂已经学会了石印术。”<sup>③</sup>按马氏于1807年(嘉庆十二年)来华，卒于1834年8月，可知亚昂学会石印，是在1832年(道光十二年)左右。亚昂于1844年与英华书院校长理亚各同回香港。

道光十八年九月、十月(1838)麦都思在广州主编的中文月刊《各国消息》，以刊载新闻商情为主，因禁烟事起，只出了数期。用连史纸石印，伦敦藏有二册，每册八页。<sup>④</sup>(下转245页)

多泐十一行“民叛是”下“年不永身”等五十余字。唯五行“即”字、十七行“焉以旧祠毁”五字稍损而未泐。

乾、嘉拓本“剖”字左上角损。道光拓本“剖”字全泐，“判”字损上半。最晚拓本则“判”字已全泐矣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，系“剖”字未损之明末拓。有武福肅题签与其题跋，以及慕姚等人题记。此本为武福肅等旧藏。钤“武福肅印”“商斋金石”“武福肅”“商斋”“福肅永宝”等印章。惜此本于装裱时经横剪，碑文较紊乱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系“剖”字稍损之乾隆拓。丁福保题签。此本曾为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旧藏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等印章。

执笔人：冀亚平 王巽文

---

（上接238页）

根据以上的文献记载及现存实物，可以证明石印在鸦片战争前夕即已传入，比现在流行的光绪二年说要早四十多年。也就是说，在石印发明人奥国人<sup>⑤</sup>施内费尔特（Alois Senefeldey 1771-1834）生前即已传入中国了。

注：

①《东方杂志》二十五卷。

②卫氏编英文《中国文库报》卷一 1833年。

③麦沾恩《梁发》 胡簪云译，此书蒙已故张静庐同志借阅。

④戈公振《英京读书记》见《报学讨论集》。又潘贤模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澳门的报刊。笔者又蒙潘先生自美国寄来道光时广州蜡板辕门钞照片。